

《文心雕龙·隐秀》明代补文之来龙去脉及影响

——兼论《文心雕龙》有关版本

朱供罗, 李笑频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隐秀》补文始见天启二年梅六次校定重修本《文心雕龙》。《隐秀》明代补文有阮华山宋本、朱孝穆宋本两个源头,可梳理出四大线索:阮华山—钱允治;钱允治—许子治—朱谋玮—梅子庾;朱孝穆—徐燊;钱允治—钱谦益—冯舒。以往学界对朱孝穆的身份有误解,其实朱孝穆即朱统镠,是朱谋玮第三子。朱孝穆所见宋本必为朱谋玮所见,如此则朱跋与徐跋矛盾明显,难辨真假。《隐秀》在清代又牵出贾人旧本、胡夏客宋本两大源头,形成何焯校本、黄叔琳辑注本、吴騫校本三大版本。纪昀指出补文为伪作,范文澜因而将其删除。

关键词:文心雕龙;隐秀;明代补文;版本;朱统镠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5-0087-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5.015

The Origin and Effect of Completed Words for *Yinxu* of *Wenxindiaolong* in Ming Dynasty

——On the Relevant Version of *Wenxindiaolong*

ZHU Gongluo, LI Xiaopin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The completed words of *Yinxu* were firstly found in 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sixth version in Mei's *Wenxindiaolong*. The two sources for the completed words in Ming dynasty were the versions by Ruan huashan and Zhu xiaomu respectively, and four main clues were Ruan huashan - Qian yunzhi, Qian yunzhi - Xu zizhi - Zhu mouwei - Mei ziyu, Zhu xiaomu - Xu bo and Qian yunzhi - Qian qianyi - Feng shu. Academic misunderstandings were found for Zhu xiaomu who was Zhu tonghuang actually and who was Zhu mouhan's third son. The version seen by Zhu xiaomu may not be the one seen by Zhu mouhan. Then, the postscripts by Zhu mouhan and Xu bo are contradict to each other, and it is hard to distinguish. The following three versions by He zhuo, Huang shulin and Wu qian are found to be formed based on the two more sources of versions from a bookseller and Hu xiaoke in Qing dynasty. Ji xiaolan pointed out that the completed words were forged and they were deleted by Fan wenlan.

Key words: *Wenxindiaolong*; *Yinxu*; completed words in Ming Dynasty; version; ZHU Tonghuang

《文心雕龙·隐秀》明代补文的真伪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纪昀最早提出补文之伪,黄侃也认其为贗并自撰一篇。现当代学者也都认定其为伪作。不过,詹鍈、周汝昌等人主张补文为真。在此,笔者无意就其真伪展开详述,因学人对《隐秀》明代补文的来龙去脉关注不够或语焉不详,故就此

做一梳理,或可对补文真伪的探讨有所助益。

一、补文出现之前的版本

目前,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是现存最早的《文心雕龙》版本。此写本原为敦煌莫高窟旧物,不幸被匈牙利人斯坦因盗去,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馆之

收稿日期:2017-09-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研究”(16xzw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供罗(1978—),男,湖南双峰人,副教授,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论、写作的教学与研究;

李笑频(1963—),男,湖南耒阳人,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广播电视学、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

东方图书室。残卷起《征圣》篇,迄《杂文》篇,《原道》篇存赞语后十三字,《谐隐》篇仅存篇题,其余均亡佚。近代学者赵万里、杨明照、铃木虎雄、潘重规、林其铤等人,曾缩微影印原稿,对其进行了校勘。正如杨明照所言:“与诸本细勘,胜处颇多。吉光片羽,确属可珍。”^{[1]759}可惜,唐写本残卷之中没有《隐秀》,不知道《隐秀》的最初样貌。

目前所知最早刻本是元代至正本《文心雕龙》。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年),嘉兴郡守刘贞将其先御史节斋先生手藏书之《文心雕龙》刻于嘉兴郡学,“欲广其传,思与学者共之”^{[2]157},由曲江钱惟善作序。此刻本传世,对明代多种版本刊行有很大影响,弘治甲子(1504年)吴门本(即冯允中本),嘉靖庚子新安本(即1540年汪一元私淑轩刻本),嘉靖癸卯新安本(即1543年余海本),万历己卯(1579年)张之象本,万历壬午《两京遗编》本(即1582年胡维新本)^①等,与元至正本出入甚少,大抵属于同一版本系统(王元化语)^{[3]67}。值得注意的是,在元至正本中,《隐秀》正文仅有240字。“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之后,紧接“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文心雕龙》各篇字数有长有短,但此篇如此之短实在奇怪;而且,“(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是西晋王赞《杂诗》的前两句,描述了北风吹动秋草,阴寒而凄伤的场景,边地之马都有了归乡之心,则戍卒的羁旅之怨自能想见。刘勰引用此两句诗,不可能漏掉第一个字。所以,此篇应有阙文^②。王惟俭也在《文心雕龙训故》本《隐秀》“澜表方圆”与“风动秋草”之间直接标注:“以下有脱误。”^{[2]729}

明代的《文心雕龙》版本,除了至正本系统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版本系统,即梅庆生音注本系统。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杨慎批点,顾起元序,徐燉跋、朱谋玮跋的梅庆生音注本《文心雕龙》刻于南京。杨慎曾在给张含的信中讲述批点《文心雕龙》的大致情形。“批点《文心雕龙》,颇谓得刘舍人精意。此本亦古,有一二误字,已正之。其用色或红、

或黄、或绿、或青、或白,自为一例。正不必说破……”^{[2]847}顾起元序中说:“升庵先生酷嗜其文,咀嚼菁藻,爰以五色之管,标举胜义,读者快焉。”^{[1]735}徐燉在跋中点明了得到杨慎五色批点本的来历以及钦佩之情。“近于友生薛晦叔家获睹抄本一副,乃其叔父观察滇南得归者。中间为杨用修批评圈点,用硃黄杂色为记,又自秘其窍,不烦说破以示后人,大都于其整严新巧处而注意焉。遂借归数日,依其批点。盖自愧才不逮前人,而识见鄙陋,得此以为法程,不啻杨先生面命矣。”^{[1]747-748}此刻本也成为以后多个版本的基础。万历四十年(1612年)凌云五色套印本、金陵聚锦堂钟惺评《合刻五家言文言》、天启二年梅庆生第六次校定本、梅庆生天启二年校定后重修本、陈长卿复刻梅庆生天启二年校定本,陈长卿重修本、梁杰订正本等都可列入此一版本系统。此一版本系统中,“澜表方圆”后接“凉飙动秋草”。

还有两个版本值得一提,一即王惟俭训故本。此本序言表明完稿时间比梅庆生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音注本约早半年时间^③。此本的跋为《明杨慎与张含书》,但王惟俭在识语中说明所据并非杨慎的五色评点本,“林宗(杨明照注:张姓,名民表)本载有此条(注:指《杨慎与张含书》),乃从南中一士大夫藏本录之者。林宗本亦多误,正不知杨公原本今定落何处耳?安得快睹一洗余之积疑乎?”^{[2]829}所以,王惟俭训故本虽有《明杨慎与张含书》,却并不是杨慎五色批点本的最早刊印。杨慎批点《文心雕龙》,始见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梅庆生音注本^{[3]76}。

另一个版本即日本九州大学所藏明本《文心雕龙》。此本为《刘子全书》的文心卷,共十卷,刻印时间不详。卷一前题“梁通事舍人刘勰著,明太史琅琊王世贞,虎林后学赵云龙校,樵李^④沈嗣选仁举校”,为国内所未见。此本由张少康从日本伊藤正文获赠复印本,后编入《〈文心雕龙〉资料丛书》。此版本的《隐秀》在“澜表方圆”与“动秋草”之间插入双行小字“朔

①此本为明代丛书中最早收录的《文心雕龙》版本。

②成迅认为,元至正本《隐秀》“原文无缺,其文语意已足,无需补述”,只是刻工漏刻“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中的“朔”字。参见成迅《“隐秀”释义》,《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③因与《史通训故》合刻,此书的刊出时间为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

④今浙江嘉兴一带。

风”,与元至正本“(朔)风动秋草”字、张之象本“凉风动秋草”、梅本“凉飙动秋草”都不同。重要的是,王世贞版《文心雕龙》也没有《隐秀》补文。

二、明代补文的由来

在元至正本系统与梅本有关系统及其他有关版本中,均没有出现《隐秀》补文。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梅庆生第六次校定重修本,《隐秀》补文才第一次刊印。从有关序跋来看,补文的出现有迹可循。先是朱谋玮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指出《隐秀》存在脱漏:“《隐秀》一篇,脱数百字,不可复考。”^{[2]1097}此后,谢耳伯(谢兆申字)则进一步推测脱漏之文的内容性质,“‘凉飙动秋草’上或‘怨曲也’句下,必脱数行。前云隐之为体,此当论秀之为用。”^{[2]1097-1098}李孔章不同意谢耳伯的看法,认为脱漏之文可能不是“秀之为用”,“‘凉飙’‘怨曲’上下信有脱文,但该篇俱发秀义,恐非脱秀之为用。”^{[2]1098}李孔章等人对补文做了推测,而找到补文的则另有其人,其途径也有所不同。分述如下:

(一)阮华山—钱允治

钱允治,名府,字允治,又字功甫,为著名画家钱谷之子。父子两人皆好藏书,藏书至多。钱允治有《文心雕龙》校本,并首次钞补《隐秀》缺文。其跋曰:“按此书至正乙未刻于嘉禾,弘治甲子刻于吴门,嘉靖庚子刻于新安,辛卯刻于建安,癸卯又刻于新安,万历己酉刻于南昌,至隐秀一篇,均之阙如也。余从阮华山得宋本钞补,始为完书。甲寅七月二十四日,书于南官坊之新居。时年七十四岁。功甫记。”^①

这段话非常重要,它交代了首次完整抄出《隐秀》的人是钱允治,时间在万历甲寅(1614年),来源则是阮华山所藏宋本。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阮华山所藏宋本是全本《文心雕龙》,还是只包含《隐秀》在内的部分篇目?从“钞补,始为完书”逆推,则此宋本并非“完书”,也就是说阮华山所藏宋本可能只有部分篇目。钱允治钞补《隐秀》阙文后,有了全本《文心雕龙》,于其他各篇似亦有所举正,这就是钱

功甫校本。冯舒校本《史传》篇即援引“功甫本”^{[1]793}。

(二)钱允治—许子洽—朱谋玮—梅子庾

朱谋玮曰:“《隐秀》中脱数百字,旁求不得,梅子庾(梅庆生字)既以注而梓之^②。万历乙卯(1615年)夏,海虞许子洽于钱功甫万卷楼检得宋刻,适存此篇,喜而录之。来过南州,出以示余,遂成完璧。因写寄子庾补梓焉。子洽名重熙,博奥士也。原本尚缺十三字,世必再有别本可续补者。”^{[2]746}此段话收入梅庆生天启二年(1622年)第六次校定重修本《隐秀》篇末。其线索可简化为:钱允治有宋刻本(含《隐秀》),许子洽录之,出示朱谋玮,写寄梅子庾补刻。这也是《隐秀》全篇在明代刻本中的第一次亮相。

此段话有两个地方颇令人生疑:1. 钱允治的宋刻本是否是阮华山的宋刻本?钱允治并没有明说自己有宋刻本,只说了“从阮华山得宋本钞补,始为完书”。按常理,阮华山对所藏宋本必定极重视,不会送给钱功甫。詹锳认为,钱功甫于万历甲寅(1614年)从阮华山买到宋刻本《文心雕龙》,珍藏后,第二年(万历乙卯)许重熙就在他家里过录,带给朱谋玮^[4]。钱功甫买宋刻本《文心雕龙》的说法似乎也难以成立。一则,如果真是购买所得,钱功甫应会清楚点明,写成“从阮华山购宋本钞补”;二则,“从阮华山得宋本钞补,始为完书”这句话,重点显然在“钞补始为完书”,如果宋刻本《文心雕龙》已为钱功甫所购得,钱功甫大概会感叹“不意宋本早有完书”“不意完本竟为我有”之类了。所以上文推测,此宋本或许只有部分篇目(正好有《隐秀》),不是全本。2. 假定钱功甫于万历甲寅年(1614年)得到了宋刻本,许子洽于乙卯(1615年)年录全《隐秀》,朱谋玮写寄梅子庾应当也在此年。但梅子庾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六次校定重修时才首次刊出《隐秀》全篇,时间过去了7年,似乎太慢了。按常理,发现新内容,应会尽快刊出,不至于拖延7年之久。进一步设想,假如钱功甫珍藏有宋刻本,博奥的许子洽钞录之时,难道两人就没有合计,将此宋刻本全本重印

①此跋本应收入钱功甫校本,可惜钱本后来失传。此跋又收入冯舒手校本《文心雕龙》。

②杨明照注:指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吗?这或许又一次证明,钱功甫所得的宋刻只有《文心雕龙》部分篇目。

(三)朱统镠(孝穆)—徐爌

在补全《隐秀》的《文心雕龙》版本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版本,即徐爌校本。徐爌以汪一元私淑轩原刻本为底本,参考杨慎五色批点本,多次手校,手校此本者,尚有朱谋玮、谢兆申二家^{[1]782}。各篇所用色笔,又有朱、蓝、黑三种。杨明照认为,此本之蓝笔多为朱谋玮校,墨笔多为谢兆申所校,朱笔为徐爌所校。黑蓝两色校注偶有“为例不纯”,为徐爌所校。此本历三百多年而保存完好,尤足珍视,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此本卷首辑录前人之序8篇,半为徐爌钞录,半为其子徐延寿钞录。从其数条跋语来看,徐爌对此书“时取披览……积有年岁”,前后校注或达40年以上^①。

“彦和自序一篇,诸处刻本俱脱误,乃抄诸《广文选》中”,又“合升庵、伯元(谢兆申)之校,尤为精密”^{[1]748}。万历己酉(1609年),徐爌游豫章,王孙朱谋玮出校本相示,徐爌大受启发。“郁仪(按:朱谋玮字)仅有一本,乞之不敢,钞之不遑。”为难之际,与朱谋玮同封镇国中尉的朱谋璜欣然将家藏《文心雕龙》捐赠给徐爌。朱谋玮又将校注一一细书于此本之上,“灯烛下作蝇头小楷”。徐深受感动,“六十老翁用心亦勤,爱我亦至矣”,大发感慨,“今之人略有一得,则视为奇秘;偶有藏书,便秘为帐中之宝。若郁仪、图南(注:朱谋璜字),真以文字公诸人者也”^{[1]748}。

徐爌钞补《隐秀》发生在万历戊午年(1618年)冬。其跋曰:

第四十《隐秀》一篇,原脱一板。予以万历戊午之冬,客游南昌,王孙孝穆云:“曾见宋本,业已钞补。”予亟从孝穆录之。予家有元本,亦系脱漏,则此篇文字既绝而复搜得之,孝穆之功大矣。因而告诸同志,传钞以成完书。古人云:

“书贵旧本。”诚然哉!己未秋日,兴公又记。^{[1]749}

另跋又云:

《隐秀》一篇,诸本俱脱,无从觅补。万历戊午之冬,客游豫章,王孙朱孝穆得故家旧本,因录之。亦一快心也。^{[1]750}

可见,徐爌^②是从朱孝穆处钞录《隐秀》,而朱孝穆又是从“故家旧本”宋本钞录。

学界对“朱孝穆”究是何人都有误解。杨明照把“朱孝穆”当作“朱谋璜”^{[1]789}。祖保泉把“王孙孝穆”加括号解释为“朱谋玮”,可能是把“玮”误写成“玮”^{[5]648}。刘跃进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把“王孙孝穆”注为“(即朱谋玮,字孝穆)”(*《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章节负责人不是很明确,此观点似出于汪春泓)^{[6]431}。笔者根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朱谋璜所撰《续书史会要》的一段话,首次发现了“朱孝穆”的真实身份:

石城王孙谋玮,字郁仪,博雅好古……其第三子统镠,字孝穆,博雅能如其父。喜书法,而津津然以悬腕中锋为贵,于诸帖能淹贯,故作字必有所本,盖以学胜者。……镠封辅尉。^[7]

原来,朱统镠,字孝穆,是朱谋玮的第三个儿子,封辅国中尉。喜书法,博雅如其父。徐爌曾得朱谋玮慷慨相示校本并亲自书写校注,此番又从朱孝穆处钞录《隐秀》补文。徐爌对朱孝穆找到宋本并钞录《隐秀》给予高度评价:“此篇文字既绝而得搜得之,孝穆之功大矣。”徐爌钞录补文后,本着“书贵旧本”的理念,与友人分享,“告诸同志,传钞以成完书”,时间在万历己未(1619年)秋。

由朱孝穆的身份又带来一连串问题。既然朱孝穆有“故家旧本”之宋本,那么作为朱孝穆的父亲,对《文心雕龙》下了五十多年功夫^③的朱谋玮怎么可能没看过“故家旧本”之宋本?怎么可能对《隐秀》补文“旁求不得”?怎么可能要转钞许子洽所钞补文才“遂成完璧”?“文字既绝而复搜得”之“大功”怎么会归于孝穆?所以,徐爌跋语与朱谋玮跋语存在矛盾,

①徐爌最早的跋作于万历辛丑(1601年)三月望日,最晚的跋作于崇祯己卯中秋(1639年),研究跨度至少达38年。

②原名徐惟起,字兴公。

③根据朱谋玮跋,1593年时已对《文心雕龙》“注意校雠,往来三十多年”,则1615年转钞许子洽钞录补文时已下了50多年工夫。

或者一方有假,或者两方都假,不可能同时为真。总而言之,由于确认了朱孝穆的身份,可以推断跋语间存在矛盾,从而更显出《隐秀》补文真假难辨。

杨明照曾指出,钱允治“自诩从阮华山得宋本《文心雕龙》钞补《隐秀》缺文后,既未临校其他四十九篇,下落亦无片言道及,这本身就已可疑;而朱谋玮、徐燊、冯舒、何焯四家所据者,也只是照钱本钞录的《隐秀》缺文迳录,并未见到所谓的阮华山宋本。”^[8]杨先生此言似可商榷。钱允治只钞录《隐秀》一篇,而不临校其他四十九篇,确有可疑之处。“无片言道及下落”则无须苛责,当时也许不需交代下落。至于说朱谋玮、徐燊、冯舒、何焯四家所据都是钱允治钞本,则显然有误。徐燊因朱统鐸钞补《隐秀》而钞补,而朱统鐸不是从钱功甫本“迳录”,而是从“故家旧本”之宋本钞录。此一宋本当不是钱允治所见的阮华山宋本^①,或是另外一本。正如傅增湘所说:“所见在钱功甫之外矣。”^{[1]750}

(四)钱允治—钱谦益—冯舒

功甫无子,死后,其书散为云烟,部分藏书为钱谦益所得,其中包括钱功甫校本。冯舒也曾获其《毗陵集》《阳春录》《简斋词》《嘯堂集古录》等。丁卯年[即天启七年(1627)],冯舒从钱谦益处借得钱功甫校本(其《隐秀》自阮华山所藏宋刻本钞录补全),请友人谢恒钞录。有意思的是,冯舒对于《隐秀》补文,存有一定的担心,“恐遂多传于世,聊自录之”^{[1]751}。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谢兆申也曾向钱谦益借钱功甫校本,“牧斋虽以钱本与之,而秘《隐秀》一篇”^{[1]751}。同样是借书,钱谦益却对冯舒、谢兆申两人有不同的对待,也导致谢兆申本《文心雕龙》(后为梅庆生所得)与谢恒、冯舒本《文心雕龙》大体相同,“而第八卷独缺”,冯舒因此庆幸“今而后始无憾矣”^{[1]751}。

冯舒、谢恒从钱谦益处钞录钱功甫本,即算发现了错误,也保持原貌未做改动。“此本一依功甫原本,不改一字。即有确然知其误者,亦列之卷端,不敢自矜一隙,短损前贤也。”^{[1]752}可惜的是,顺治七年(1650年)钱谦益藏书楼“绛云楼”失火,其藏书焚

毁殆尽^②,其收藏之钱功甫校本可能毁于此次大火,从此下落不明。谢恒、冯舒钞本《文心雕龙》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三、明代补文在清代版本中的反响

《隐秀》补文自钱功甫万历甲寅(1614年)首次过录后,在明代又有冯舒、朱谋玮、梅子庾、徐燊等人校印,并在清代有关版本中引起了反响。

(一)何焯校本

清代何焯曾有《文心雕龙》校本,现已未见。据清代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陆氏藏有沈岩临其师何焯校本,可惜此临本也不在国内,现藏日本^{[1]794}。据《皕宋楼藏书志》所存何焯跋文,其所津津乐道者,为钞补《隐秀》缺文^{[1]794}。其跋有三处介绍补文来历:

1. 康熙庚辰,心友弟从吴兴贾人得一旧本,适有钞补《隐秀》篇全文。除夕,坐语古小斋,走笔录之。

康熙庚辰(1700年),何焯之弟何煌(字心友)从吴兴一贾人购得一旧本,恰好钞补了《隐秀》全文。何焯因以钞补《隐秀》全文。

2. 辛巳正月,过隐湖访毛先生斧季,从汲古阁架上见冯己苍先生所传功甫本,记其缺字以归。如“疏放豪逸”,显然为不学者以意增加也。上元夜,焯又识。

康熙辛巳(1701年),何焯访问毛扆(字斧季,清著名藏书家),见其汲古阁架上有冯舒所传之钱允治本。这不是钱功甫校本原本^③,而是冯舒、谢恒按钱功甫校本原样钞录的。此本有《隐秀》补文,有缺字,如“叔夜之□□,嗣宗之□□,境玄思澹,而独得乎优闲。士衡之疏放,彭泽之豪逸,心密语澄,而俱适乎□□”。何焯记其缺字,认为“疏放”“豪逸”四字是无学之士胡乱所加。结合前一跋语,似可得出推论:康熙庚辰年所录的《隐秀》是完整的,没有缺字的;而康熙辛巳年的《隐秀》是有缺字的。何焯保

①《绣谷亭书录解题》云:“钱功甫有阮华山宋刊本,秘不肯示人,所以传于世者极少也。”

②所遗书籍,大多系昔日赵琦美脉望馆所藏旧本,遂尽数赠给族曾孙钱曾。

③钱功甫校本应已经毁于1650年绛云楼大火。

存了缺字,并且认为“疏放”“豪逸”四字殊为不类,是“不学者以意增加也”。可惜的是钱功甫本《文心雕龙》湮没不见,不能分辨何言之真假。

3. 康熙甲申,余弟心友得钱丈遵王家所藏冯己苍手校本;功甫此跋,己苍手钞于后。乙酉,携至京师,余因补录之。己苍又记云:“谢耳伯尝借功甫本于牧斋宗伯,宗伯仍秘《隐秀》一篇;己苍以天启丁卯从宗伯借得,因乞友人谢行甫录之。其《隐秀》一篇,恐遂多传于世,聊自录之。”则两公之用心,颇近于隘。后之君子,不可不以为戒。若余兄弟者,盖惟恐此篇传之不广,或至湮没也。乙酉除夕,呵冻记。

康熙甲申(1704年),何焯得到钱曾(字遵王,清代藏书名家,钱谦益族曾孙)所藏冯舒手校本《文心雕龙》,此版本有钱功甫跋。第二年,携至京师,何焯补录。结合前两跋,何焯补录的应该是钱功甫之跋。因为《隐秀》在康熙庚辰即已有全文,康熙辛巳何焯又记录了缺字,康熙乙酉补录的应是钱功甫之跋。何焯曾感叹钱谦益和冯舒两人(钱谦益借书给冯舒却不借全本给谢兆申,冯舒请谢恒钞录《文心雕龙》却不让谢恒钞《隐秀》而自录)用心狭隘,而自家兄弟(何焯何煌)却互通有无,惟恐传之不广。

刘跃进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认为,《隐秀》补文的来源主要有三个,即钱允治补钞本,朱谋玮所见宋本(此处“朱谋玮”当作“朱统煌”——笔者注)和何焯从其弟处所见贾人旧本^{[6]431}。从以上跋语中可以看出,何焯校本的来源比较复杂,既有贾人旧本,也有谢恒钞本和冯舒校本。钱功甫校本已不见存世,贾人旧本来源可疑,冯舒校本则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何焯所记与冯舒校本跋言相符。

(二) 黄叔琳辑注本

黄叔琳,字宏献,号昆圃,清代藏书家。其养素堂刻本《文心雕龙辑注》于乾隆六年刊出。据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序》,此本以梅庆生音注本为底本兼用其他本子,“承子庚(注:梅庆生字子庚,“庚”当为“庾”之误)之绵蕞,旁稽博考,益以友朋见闻,兼用众本比对,正其句字”^{[1]739}。杨明照称此本“刊误正讹,

征事数典,皆优于王氏训故、梅氏音注远甚,清中叶以来最通行之本也。”^{[1]772}此本后收入《四库全书》。杨明照认为,黄叔琳辑注虽曾明确引用冯舒校本^①,“然攘为己有者”,则不一而足。如《征圣》篇“虽欲訾圣”句下有校语云:“訾字一作此言二字,误。”即袭冯氏说。“如未目睹此本,固难发其覆也。”^{[1]783}如此可知,冯舒校本亦对黄氏辑注本有深刻影响。

黄叔琳在《例言》中说:“《隐秀》一篇,脱落甚多,注家刊刻,俱非全文,从何义门(何焯)校正本补入。”^[9]《隐秀》篇末有黄氏识语,“《隐秀》篇自‘始正而未奇’至‘朔风动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者即阙此叶,此后诸刻仍之。胡孝辕、朱郁仪皆不见完书,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槧本钞补,后归虞山,而传录于外甚少。康熙庚辰,何心友从吴兴贾人得一旧本,适有钞补《隐秀》篇全文。辛巳义门过隐湖,从汲古阁架上见冯己苍所传功甫本,记其阙字以归,如‘疏放’‘豪逸’四字,显然为不学者以意增加也。”^[10]此识语与何焯跋语基本一致。

可见,黄叔琳辑注本受明代梅庆生本、王惟俭本、冯舒本、何焯本的影响,它本身又影响到了清代的其他版本。如清张松叔辑注本(有张松叔序,乾隆五十六年刻)、清庐坤刻纪评套印本(吴兰修跋,道光十三年刻)等。正如祖保泉所说,黄叔琳本流传最广,后世据此翻印,影响最大^{[5]646}。

(三) 吴騫校本

吴騫(1733—1813年),字槎客,号兔床,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为拜经楼,藏书不下五万卷。据《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胡夏客曰:‘隐秀篇书脱四百余字,余家藏宋本独完。’丁丑冬,复得昆山张诞嘉氏雅芭臧寄家藏钞本,为校定数字,以贻之朋好。夏客,字宣子,海盐人,孝辕先生子也。然据所录补四百余言,尚不无鲁鱼。爰复为校订,录于简端,槎客某某记。”^{[1]753-754}

由吴寿暘(吴騫之子)所撰《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可知,吴騫校本《隐秀》先据胡夏客宋本补录400余言,后得张诞嘉所藏钞本复为校订,时间在乾隆丁丑年(1757年)。胡夏客是胡震亨的儿子。胡震亨为明代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号“好古楼”,藏书万

①如《辨骚》篇“招魂招隐”句下引“冯云招隐楚辞本作大招,下云‘屈宋莫追’,疑大招为是”。

余卷。胡夏客自称藏有宋本,有完整的《隐秀》。杨明照曾对此表示怀疑。“震亨所刻文心,《隐秀》篇即有缺文;何焯谓其‘不见完书’者,以此。夏客何从而有宋本?盖其信口虚衡之辞,吴兔床误信之耳。”^{[1]789}詹锺认为,何焯谓胡孝辕(胡震亨字)、朱郁仪皆不见完书,“本来是推测之辞”;朱谋玮曾转钞《隐秀》补文给梅子庾,则“胡孝辕也未必没有见过宋本《文心雕龙》”;“杨明照误信何焯之言,反而怀疑吴騫的话,似乎有欠考虑”^[4]。所以,胡夏客有可能藏有宋本。如此,《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所谓补文的三大来源,加上胡夏客所藏宋本应为四大来源。可惜的是,胡夏客所藏宋本、张诞嘉所藏钞本、吴騫校本三个《文心雕龙》的本子都失传了。需要说明的是,吴騫校本虽与明代补文没有直接关联,却点出了《隐秀》补文的又一出处,故也将其看作是明代补文的反响。

四、余论

《隐秀》明代补文虽有两个源头四大线索,在清代也引起了反响,牵出两大源头并形成三大版本,但由于没有确切的宋本可以检验,也引起了诸多质疑。黄丕烈曾大发感慨:“古书不得原本,最未可信;雕龙其坐此累与?”^{[1]755}纪昀最早从版本与语词角度指出《隐秀》为伪作,“是书自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至明弘治、嘉靖、万历间,凡经五刻,其《隐秀》一篇,皆有缺文。明末常熟钱功甫称得阮华山宋槧本,钞补四百余字。然其书晚出,别无显证,其词亦颇不类。……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阙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所称,殆亦影撰。何焯等误信之也。”^①“癸巳三月,以《永乐大典》所收旧本校勘,凡阮本所补,悉无之,然后知其真出伪撰。”^[11]近人范文澜以黄叔琳校本为底本^②,参以众人校本写成《文心雕龙注》,但受纪昀《隐秀》“真出伪撰”观点的影响,认为“(《隐秀》)

篇之不可信,已无疑义”,故将《隐秀》补文全部删去。

詹锺则认为,曹批梅六次本增补的《隐秀》补文中,“恒”字缺笔作“恒”,这显然是在避宋真宗的讳,“明朝中晚期还没有根据缺笔鉴定板本的风气,假如阮华山作伪,怎么会伪造得那么周到呢?”所以,詹锺认为《隐秀》是根据宋刻“原样模写”“原样补刻”。^[12]由于宋本《文心雕龙》湮没不见,难以直接从版本角度直接认定《隐秀》补文真伪。也许只有等到宋本《文心雕龙》重见天日,《隐秀》明代补文的真伪才会真相大白。

[参考文献]

- [1]杨明照.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2]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文心雕龙》资料丛书[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 [3]张文勋. 文心雕龙研究史[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 [4]詹锺.《文心雕龙》的“隐秀”论[J]. 河北大学学报,1979(6):24-36.
- [5]祖保泉. 文心雕龙解说[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
- [6]刘跃进.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 [7]陶宗仪. 书史会要·朱谋瑨. 续书史会要[M].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367-368.
- [8]杨明照. 读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J]. 文学遗产,1992(2):102-105.
- [9]文心雕龙:例言[M]. 四部备要本. 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年份不详).
- [10]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 黄叔琳,注. 李详,补注. 杨明照,校注拾遗. 北京:中华书局,2012:502.
- [11]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34.
- [12]詹锺. 文心雕龙义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520.

①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文心雕龙》提要。

②杨明照认为,范自言“依据黄本”不确,应是以“翰墨园覆刻芸香堂本”(或“四部备要本”)为底本,而“芸香堂本”由黄氏养素堂本出,然亦间有不同。